



皇明通紀

七

伊8
1765
6





新錄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七

景泰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李卓吾

批點

正庚午景泰元年

景皇帝紀御名初鈺英宗之弟英宗北狩而立庚午景泰元年在位七年睿皇帝復位

正月朔帝受朝免賀

上皇
寫表
祝天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上皇幸

奏請遣
使北進
冬衣

其帳室為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上皇書至率大臣

來迎命公卿集議群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言能誠太上皇

帝行群臣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彛致

仕○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

事江淵商輅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鑑侍講學士劉茲詢德趙珣皆

作年
作幸



江口

賜金錢以為恩

其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宦撤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
因與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

上以袖中餘錢賜時地

謹按

各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李士一日宣廟懷金錢至史館
撒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
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林聰勸帝勤善也

景帝不私宦戚之明

即登取北虜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恃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
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主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
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
必蹈覆轍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都
督汪全恃威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責責全歸其田
謹按此二事景帝聽言之美不私宦戚之明亦為難得

朔州

敢言退者斬

呼聲震山谷

即登戰功第一真好僕子

設為地龍飛

由未聞有出二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
期必殺賊忽輩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
兵以覬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
而回者登乃將士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若全軍而返為善登曰我軍去
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披劍起
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
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
里至栲栳山其前後斬首并虜二百餘騎奪面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賊
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騎自虜
眾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
動合機宜守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
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

李三才

李三才

法天網等

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撥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千餘里皆隨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

有古良將風

謹按水東日記郭定襄守大同燕而尚謀有古良將風

劉定之上言十事

侍請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閑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賊隊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虜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閑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眾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有相婚媾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眾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有相婚媾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

工商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

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息手不習攻戰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姦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太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摠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事皆切時務上嘉納之○以邊圉事教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每歲貢同

痛革月錢之弊

上嘉納十事

令生員納粟入監

皇明通紀 景泰七年

納粟入監事例 濫觴故 此 晏倫堂 遂為錢 賈交易 之地 聖祖 獨出 千古 之見 治天下 必法祖 而後可 賈斌上 群臣無

謹按 我朝納粟入監事例濫觴於此其源一開未流不可復塞後未遂正統以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日入於玩愒廢弛不承權輿而大學為尤甚其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為給事中自是其後其法寢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挨次揆歷所選無復教養之實晏倫堂遂為錢賈交易之地大可成止為執簿揆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為冗員無所事大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法何能守祖宗良法素意其尚存而不至於漸盡幾何閱歷世變何可勝慨或曰洪武中或取稅戶人入監入監之例非即其遺意耶得失何以異曰聖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嘗貪故選才於問右蓋取共範正人既富方教之義而非有所利也然謂之選則必擇其闔族之賢而後舉之而非舉用之而無別也此我聖祖獨出千古之見致治之良法也至後未納粟入監之例則乃利其財而授之官以誘不顧其賢與否而任其剝下以償之上利其入而下利其償上下交征苟且之政得失何啻天淵欲致天下之治必法祖而後可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闕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

一捐生 赴難 端本 澄源 興起 忠義之誠 臣僚 攻宦寺 自此 始 未聞 皎然 死節

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關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事與侍寵宦官撮其要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其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官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監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後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謹按 王振擅權以末宦官之禍極矣終於正統之世未敢有顯然攻之者我朝臣僚頗攻宦寺自此疏始賈斌以疏賤敢言亦難昔洪武中馬堅以典史言防制宦官事極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過高皇帝當與馬堅同外矣胡忠安乃沮格之得非畏宦官故與又按海盜鄭公曉跋近代名臣言行錄謂正統景泰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士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即者即與斌疏同意世變亦可慨矣愚嘗謂建文時一代人心風俗自殷頑民後難乎其繼於此尤可驗云

贈前侍講劉球為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鉄次鈺皆好學通春秋痛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 景泰七年

黃肖
養一本
作黃蕭

光公忠
義顯白

兄弟並
登進士

天所
以報
忠

上皇急
救衣彬

董與大
破廣州
賊與其
靖亂之
手乎

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繫贈時刑部左侍郎楊寧江西南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鈺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鈺仕至左叅政鈺選為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繩繩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數教也先援邊且不欲送 上皇不京上皇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救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神問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肖養等誅之楊信民先為廣東叅政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又與等帥兵至時天文

白魚
入舟
中

逆賊授
首之兆

大星墜
河南崇

兆亂
兆亡

陶成
德賊
二陶得

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鷄鳴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肖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粒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率官軍至天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肖養中流失被擒伏誅餘黨悉平興後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廣西

枯竹生枝而兆肖養之亂大星夜墜而兆肖養之亡然則盜賊亦有過人者道其賢誠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

以陶成陣死有功配享湖大海

尚書分兵京師統領

都督楊俊守備處

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為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為累薦至令職焉○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檄案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嘗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戮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為叅將率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安守備官軍於懷來守備將永安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有不問俊又以私怒

議斬楊俊於市以懲將來將來使議和

虜遣使迎復上皇當淺王直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

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讐種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叅政完者脫歡齎書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頗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刺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太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必保于謙對曰太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札行邊患耳於是帝意始釋曰從汝

李卓吾北帖皇明通紀

按一本斷
殺作厭敵

孰為文
天祥富
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太監與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
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爾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
言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
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
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警誥內閣白之遇與安被
詔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馬實遂偕廣使北行
爾奉黃
紙幹事
然何與
馬
謹按
水東日記與安雖短於才溺於僧僕聽信二工二故舊大
臣然能守廉人不易于私惟於迎復則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矢八兒禿之地也先見實等歷
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
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裡衆人教我害他我
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
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大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們來

按一本來
得作來的

君臣相
見叙情
得我好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們七月十五日人馬
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粿米魚肉煤炒燒酒等
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帟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
匹以為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初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為生
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之所致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
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
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衣粗陋不堪因極言王
振昔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陛下蒙塵之禍上曰振未敗時無
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上
皇偶聞天語重淒涼腥羶充腹非天祿草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
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宰馬置酒
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帝敕書內只說講和不曾

英宗
自悔
不能
燭奸
也先置
酒宴實

平五北...

按本把
充同下有
赴京復
遣人同
六字

也先
調回
擾邊
人馬
景太不
許文武
大臣等
奉迎
待使臣
楊善回
未定等
帝無意
批迎

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此裡又做不得我們的皇帝是一個閑人我
你們千載之後只留個好名兒你們回去奏知務要差大臣來迎我
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辭上皇歸
也先遣其右丞把秃同羅綺往大同調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廣
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平章皮馬兒黑麻來議和 朝廷復遣右
都御史楊善侍即趙榮使廣報命是月十七日起行十九日至懷來遇李
實亦至二十一日實等至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
使亦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
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
病死又因離家駐邊上日人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
定奪○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廣營也先見楊善等至大喜許送 上皇
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曰有何禮來迎 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教

萬代
瞻仰

堯舜一
歎

楊草野
不失君
臣札

何時復
得相見

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
財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
問善 皇帝曰去還做否答曰 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也先曰堯舜當
初如何善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
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
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善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
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筵與數臣餞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
也先帥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宿顏慟哭曰
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帥五百騎送 上皇至
京師

謹按先是楊善等之使猶是往報議和非為奉迎也而也先不復計此

李卓吾批燕皇明通記

遂榮言
奉迎當
從厚

禮失
而求
之野

武弁中
有奇
士

迎復
防變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
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太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
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殺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
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而感
激 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
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謹按

龔氏此書一時正論萬世不磨不意武弁中有此奇
士文循輩乃作如此舉惜其靦面目矣如善終何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
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
耶點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素畏

詔諭
避位

送上
皇至
南宮

二交巨
古所未
有

中國
有主

合邦公
孫申之
謀

無意於
迎乃所
以迎

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十五日 上皇至
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
自東安門入 今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
推孫良父乃送 上皇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謹按

劉定之曰 聖朝承平既久異孽潛滋內而奸臣搆弄外而驕虜
以過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巨古所無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
反正向其神速也哉雖然 聖神相繼千億萬年抚念前事豈不留心
于制治保邦之良圖者耶 王氏整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
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當
是時廟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憤而負
不義於天下所以及彼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晉人執鄭
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鄭人圍許示晉
不急君也晉索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
君以求成於是諸 謹按 景帝丁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
侯伐節伯歸 謹按 危為安易亂為治其功可謂不細惟不欲奉迎
英廟只此一舉大不是事雖不是而 英廟之歸實於是始也蓋無
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乃所以趣其歸也此意也 景帝
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急於奉迎則彼必以為我所重
在此而按留為質以休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

李直上北坡... 景帝丁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

漢高分
美之護
語

侯璉督
軍征苗
寇有功
陞兵部
尚書

官聚張
軌征苗
皆失利

體沙漠為萬世蓋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為與其抱空負而無用焉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受之護語所以謬激而致太公之歸是故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雖然亦會逢其適也值我國家氣運之盛而胡虜之無大志也使遇五胡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爭中國為帝圖豈如此而已乎於此見我朝福祚之隆超出前代萬萬無疆之休端兆於此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璉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時晉定園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晉定疾戰天下如雨賊大敗圍遂解越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園俱解帝嘉其功遂陞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晉定卒○命保定伯梁寶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還自麓州即令征苗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重富糧送京師於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任南

朝廷以
室等驥
征苗

身染瘡毒已還朝廷乃以寶等代之先是求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請其有各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詔免朝
賀

陳循以
朝廷事
為已事
安得善
終

將
許貴

十一月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帝詔免朝○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位雖家幸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為松江訓導教有成效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令官為人端厚祇慎簡約勤廉前後居官有聲驥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贊見惟怕一方振亦較不續大同叅將許貴言廣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

李卓吾北點是月通記

景泰二年

言盧

請和
理與勢
皆不可

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空廬廣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
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
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
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
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

宣
辛未景泰二年

徐淮
大飢

春命右舍都御史王茲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迄至
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卒至茲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
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
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二百陸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
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壑之窮晝夜竭精慮事
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救

王茲不
待奏報
大發官
糧以賑
飢民

錄

文曜為
于謙妾

王祐
為極
兒

周叙
上疏

三振
立在傍

官員不
得召對

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 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
矣後得站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都御史不飲饒死吾百姓矣○徵兵
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
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內議患其党比乃調文
曜於吏部

謹按 菽園雜記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貌美無鬚媚事太監王振善伺
候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你何無鬚祐對曰老爺無
鬚見于豈敢有鬚此語真可笑愚
謂于謙妾與王振現正一切對也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求樂
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太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
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
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七亦
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數對

言路便

早午
晚三
朝見
不見

按本我
祖下有宗
字蔽之由
蒙蔽之由

今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胆而不宣泄於外時不能行

謹按或再朝焉誠省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十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十義所以示萬

孫者至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脩撰林文為考試官取吳滙等

詔封額
孟後裔

二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詔擇顏子後裔

李賢
上十
策

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

心又一
身之本

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責近振士風結民心大抵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陛下

楊守陳
賦銀豆
謠

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

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始

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

侍爭拾為開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驅

良工顆七勺負雀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

塔下萬顆珠玑走玉盤二夫兩電敲駕瓦中官踞拾多盈袖金璫半墜雍

裳縐靡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

稔銀豆
之權而
為溝壑
之憫

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

卮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

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糶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

只在血窮民願將銀豆三千粒活取枯骸百萬人

謹按讀楊文懿公銀豆謠真令人始欲下淚當時使有以此謠達宸聽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卷七

方忠是個風子

金寅神卜

也先寇渡入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 帝怒殺中
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者金寅筮之寅以太義叱之曰
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
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体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
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穎學京房
易占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
守太監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歲而更龍變化之物庚者更也庚
午中秋 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
七八年必有離午火德之正也丁者王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
乎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于衝午也其君位乎故
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亭幕下召問休休寅筮之

聖人順天秉義

忱在南 歲二十 年心 戒務民 無復叫 率之授 忱亦賢 矣

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
還時率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曰
聖人順天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獨不為夷狄咲乎亨遂與于謙協議
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上皇乘歸授寅錦衣衛百戶○閩浙盜平進兵
部侍郎孫原貞為兵部尚書撫鎮兩省遂為浙江置立宣平雲和景寧泰
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
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上任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喜採衆論征輸
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
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辨職該
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
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清治

一切取諸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慶書括歸之于官于是徵需雜然通負自苦人益思悅之功後二生沈卒謚文襄

安得周公復生以活我

謹按思善錄錢溥曰周向如致仕歸尋沒蘇松連歲大水無臣救濟罔守其法則治素之則亂間有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而不知其所以然蘇松之民益思公之不

王直胡

以祭酒蕭鑑為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鑑江西泰和人○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一寧浙江仙居人○權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右侍郎○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觀時辨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

幸感勸

輩老猶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許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王為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塞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成暨勸王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乎王意解乃稍易數言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謹按武臣忠厚有識顧有如此者毛王何獨不然

正 壬申嘉泰二年

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便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塞待講劉定之言宜

北虜也先遣使通好

皇朝通志卷之六

中國長
技在馬
車火鈞

備也
之策
其善
於此

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脩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廷臣共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換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馬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豈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稍板，內藏其人，下留鏡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謹按李文選余肅敏立文荏皆陳軍戰之利，而或有以為為鵠鳴車者，謂州朱超石却魏軍常敗走楊大眼，唐哥舒翰馬蹇未魏勝皆常用之。破敵何不聞之以為鵠鳴耶。愚故於治安要議以脩車戰為備選首。

詔李才
能事例

是重物
而輕人
李秉不
忍也

吾何
赤子
為夷
直仁
于謙
利害
八條

詔處見任官，負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負罷職，委無耻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若用所舉之人，後犯賊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奏，督宣府軍務，總督邊儲。東山東曹州人，既抵任，請銀叁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標掠男婦，易糧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壹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為能。○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稜以方畧。又命成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安率

按本注
有中字

趙克
國以

備邊
莫善
於屯
田

華盛在
石五
年以
賴以
咸其
時務
哉

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以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
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
諸費皆于是乎取給成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給歲亦屢登○學士商
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
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田地又被各處鎮守總兵參將并都
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
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
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
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謹按王氏蓋曰夫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
內有二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
震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目前事之明效也
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建嘗稽諸圖籍謹按趙
田邊塞前代有趙韓之明效近世有李葉二公之小試而今日無能行

今胡
為不
然

詔左
皇太子

帝欲
易太子

武殺
玳情
置獄
當死

之者何哉愚於治安要議與屯田
之條尤極詳悉以期當今之可行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
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樂王見淳為許王易儲
詔草陳循筆也命廷臣俱蕙宮僚少傅尚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
陳循高穀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
史楊善王文王翱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郎江淵蕭磁王一宰並加太子
少師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餘不能盡紀先是帝
欲易太子也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鮑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
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
知府黃珣庶兄黃玠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玠欲奪璫陰謀使人
殺珣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玠情罪置獄當死
玠知帝意欲易諸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大

皇太子

黃瑛上
璠請易
太子

王直扣
案而嘆

滿朝
皆太

一却而
論

名位之
蓋一至

召征
首總
兵官
回京

太子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
不得已亦畏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
能止奏上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
部尚書之誣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項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
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
也瑛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毅以事降黜崇因此致仕及上皇復
位瑛欲樂死斲棺鞭屍子政等皆伏誅

○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西寇賊擾攘兩鎮將官互相
召征首總兵官保定伯梁寶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問京以首寇稍盛故也

一寧非
人望

共英
儒雅
君子

王文典
中官一
誠結為
兄弟

高穀不
許障循
任

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翺總督之○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
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非人望也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廉官
之不職者

謹按天順日錄謂洪英儒雅君子泊往浙江考察為被黜者安訢又且
還者反無是非之口不知此又何也愚謂考察吏官在命使而所以考
察命使在于朝廷當時公道不明如此又烏用考察為哉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機務文保定東鹿入初與
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
以聞之乃疏請增內閣員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
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奏上
果用文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續五月懷慈為太子尚書楊翥
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下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

諫也奚賀為翁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之默然蓋 上所

賀為翁不許陳祚楊義之賀典魏徵

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正 癸酉景泰四年

春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太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

文淵自言易儲有功

也先弒主自左下仁甚矣

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昧子藏之節易儲之舉益滋臂之謀王直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佐下民作之君又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文淵守溫州一郡大治

謹 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未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退之遂累遷家宰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后今也雖得高爵而失其美亦何足羨哉

累朝漸增取士額重斯文也

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府各二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及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廣東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為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為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文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文移往來亦多窒礙

謹按 遺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无定負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偏置巡撫官矣

却林進
軒赫計
破蚩尤
陣法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簡閱軍伍且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軒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逸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

陣勢
如常
山之
蛇

八陣
法

一作
通甲
循甲

常山
蛇

陣法至
今不廢

鄭林
大著
功著

內臣
不預
政

平隊者也若失造道中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重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人為入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場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謹按 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氓於無迹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阮安金英懷恩輩後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雜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錄名臣者附錄阮安輩二三人附于卷末如前史官者傳例以示內臣表儀亦不為過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遺浴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縣

二公相繼治堤

朝廷忘前議而荐可允

歷三載始訖工

詔求直言

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天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是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

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有貞先各理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劾遂懷恨歸因以王帶獻之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使治河有貞奏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三載始訖工召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翱還為吏部尚書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既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召翱還

甲戌景泰五年

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楊浩

既上

梁武帝足蓋

取重拔世

馬李紹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大學士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即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由罷行先是虜也先弒其主并其衆浩請東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士西安姚顛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僕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行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焉○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

鐘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遺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
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漢不
事到頭對曰作死你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
由悔無及矣

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帝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
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向氣之情
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宮以
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時

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
獄諸訊又二百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
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實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
沙四塞乃密敕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

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為脫死之
刑炮烙之
休復加
流血被
天變
緩獄

楊集出
此言亦

所請
一作
所滿

忠義所
激發
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總管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
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

有膽氣當進二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州我 朝進士選知州始此○時
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刀覓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

位者有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於所封
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為雲

南衛經歷復眷所請者未行乃謫成鐵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
城多樹事臣測逐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

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受凌剝之刑○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
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巳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太

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

南官好
官惟薛

謫戍鉞
嶺衛不
用其言

公知俱
餞於江
上

斗老崛 強徒昔

敵之相 似對

錄鑑古

功德之 隆比於 堯舜

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軍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

謹按

按金英不以薛卿為簡已而顧盛稱譽之英之賢加入數等王文視之有愧矣抑嘗閱菽園雜記而知英尤有可賢者景帝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由也英叩頭云東宮生由是十一月月初二日帝為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憲廟也意與魏徵敵陵之對畧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視之有愧矣

救儒臣纂脩宋元二代史書徵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為一書○是秋復救禮部纂脩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詔班君鑒錄于群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鑑古錄上之奏言上代聖賢之君事迹浩漫難於遍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略為解說數句欲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

內臣權 既安得 不成

下詔 求言

皇上之 心即堯 親九族 之心

冊封皇 上奄有 大國此 正親之 款其貴 也

謹按

天順日錄 景帝覽此疏不省問中官王誠曰此奏欲何為誠等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建按正統景泰以來至尊詳典外臣接覽奏未達者必問於內臣如此內臣權寔安得不盛哉

續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莊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禍虜廷皇 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讎未報為意 皇上之 心即堯親九族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美迎歸上皇於南宮 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 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親上皇即位之初遣太 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 冬至之節羣臣見皇上于東廡而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 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 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

天子者天下之本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

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披廖莊之疏其所以感動景泰者亦至矣終而不悟富貴之心奪之耳

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的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忝以為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切留中不報

正己亥景泰六年

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兩廣始此

讀按 救園雜記洪武年內官僅能識字不識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听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辨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者多然事完即回今則于預外政如邊

內官交接未異常度世奈之何

御史馬昂征虜水賊之

廖莊鍾同因事納諫死於非命痛哉

于謙持身不苟

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見張太監交趾入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票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文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伯路遇內官友回避之且稱呼老爹矣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龍水徭賊破之時瀧水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召廣西狼兵與獠兵及富軍抵入徭巢斬獲甚衆○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謫莊陝西定襄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毋喪赴京關給勘合陞覓命錦衣衛擊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擊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正己丑景泰七年

春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畫其第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

為言
作為言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志

勞年一
還私第
居止朝
房忠於
國矣如
譚者有
九
謙典
國家
分要
要用入似此才尋一個來換于其眾官默然而退

吾自知
知也
憾也
王偉惶
愧踟躕
無地
徐有貞
心術奸
和豈堪
為祭酒
景帝信在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帝曰吾自知卿
聖諭為其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
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踟躕無地君臣相
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建按于公所以
致信任之專實由與安金英諸人之力又按瑣錄景泰間用不多密
訪於少傅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意從之因中使言徐 上一日退朝
召少保至交華殿辟左右論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奸邪豈堪
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

退則汗
出浹背
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疑開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竟不
得知遂御少保建按 景帝信在于公不足於有貞固帝知入之明于
公之禍胎 于此矣

順天河
間二府
民飢餓
命刑部
右侍郎
周瑄往
賑之時
二府素
無畜積
又連遭
大雨公
私皆竭
瑄奏乞
裁省冗
官停徵
糧草免
追欠火
馬驟牛
羊暫罷
供應柴
炭夫役
聽民採
取皇莊
湖泊之
利及乞
招商中
納鹽糧
損其半
數借水
次官倉
之粟濟
民凡七
事行之
○調工
部尚書
石璞為
兵部尚
書朝廷
調兵部
尚書兼
翰林院
學士江
淵出理
禮部事
時于謙
以病在
告朝廷
欲求二
人協同
之淵在
內閣與
同官不
相睦欲
求出補
兵部王
文與商
輅密擬
內批調
璞於兵
部而以
淵代之
淵不之
知明白
旨出淵
大恚失
望璞

兵部尚書
石璞為人
剛明凜不
可犯持身
清介歷官
四十餘年
典史民
訟貪贓
奪職
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為入平易縣縣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
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凡
上陳銀器前列金盃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笑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刀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志

石璞拂
本而出
為居官
貪賍者
戒也

循等奏
候諫二
人閱卷
不公

高毅俱
候等禍
不測

瑛倫二
人持旨
欽賜奉
人一時
異之

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馬能還鄉里哉拂衣出○夏震宇
通志成總裁算備等官皆進秩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克
時年八十二矣○欽賜大臣子陳英王綸為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
方之士遊大學及依親仕宦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
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
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
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
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毅懼儼等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
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毅有事聞上說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
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試官可乎由是儼等得
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
等私其子而為暴才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職不報

鄉試行
二異

高以伏
此奉一
路旧制

謀取乘
王世子
左為東
官

徒問
安耳
皇儲一
左無他
患

皇上早
建元良
以鎮人
心

謹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舉鄉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
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王倫後以序行為王宗彞尋坐累謫戍邊成化中
遇宥歸竟取進士官至尚書踪跡尤異又按周亭士叙疏謂未樂洪
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官即於門上說事輪流向前商確
政務高以保此舉正蹈舊制也建謂萬世聖神能繩祖武勿廢庶通
上下之情成密勿廟堂之美豈不偉與

續丁丑景泰八年正月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圖當貴者因起異意大學
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
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與安自內出曰
若皆朝廷耳目大臣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耳即日維禎集十三道御史
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違其意否眾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爰還道中
作封事草其畧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皇儲未立以致如
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於朝眾謂上皇子宜復
立惟王文意不在此陳循董知文意不言李賢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不

安知朝廷之意

乃更早建為早

會說 禮部 草奏

易之常 法

無能 彬老 為

可再文遂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為早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百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唯禮部尚書胡濙令辦事官報各衙門論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遂會議于禮部草奏其畧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子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登正本會僉同姓氏衆字書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擬明日對伏陳進上之有疾也武靖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大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蓋圖之徐元王亨張軌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常往返石亨家入莫知其故是月十七日夜亨等會看貞有貞

為赤子

不知南城

矯取 金牌 勅符

聖德 無虧 天意

官軍驚愕 不知所為

大言 時至

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違者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南城已審報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軌遽佯言聞廣騎且薄都城柰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上亨等駕說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勅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曰皇太后即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最重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具率兵以迎吉祥即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軌執亨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其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

天子宣旨此帖是月流宗

掖上
皇登
輦

上皇御
極

朝野歡
騰

謙之
失在
景帝
易儲
而不
以死
爭之

壞門啓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為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樂之戰死闕下時大小群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朝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鳴上皇御極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為復見太平會本遂不進

謹按

高岱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景帝也景帝不起儲位無入焉有舍英宗而他求君者哉于謙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後英宗非其情也彼議惟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為正然於英宗父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景帝不起當請於英宗英宗臨御可也或倦勤而命憲宗即位已仍稱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主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知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不慮英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英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雖然其功奚啻掩過已矣或又謂上皇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則惟父為重天下為輕

不以全
注而以
九注

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將以上皇為重豈有廢是宋徽宗之事可也也故遂立祁王是不以全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抹正之雖見於責備者之議矣

英宗睿皇帝

英宗北遷元年丁丑復位八年改元曰天順按謚法云精華茂盛曰英聰明達曰睿英宗自北虜而歸艱苦倍嘗大率所行多有善焉故有是謚

續丁丑天順元年

上皇登極
詔天下大
赦
虜酋格
心奉朕
南還
旋易皇
儲而左
巴子心
亦忍矣

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比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渡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守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巴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社絕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歸人心共憤迺今月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聖母皇太后

太監吳安劾弄威權

與安寺謀迎立外藩

建內閣陳循寺下獄

迎復有功陞懼寺官

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六科十三道劾司禮監太監與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鎖南內之門易東宮之位與王誠舒良等為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而同黨乘機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為向背乞集其首以戒權姦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勿令視事○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是日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鏊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暉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為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

以迎復上皇為義舉彬其得臣道矣

論隨駕功

軌善勸殺于謙等以為權奸之戒

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為彬老矣無能為也乃薦有貞輩遂與有貞謀以成功焉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瑄亦為衆望所歸故並用之○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輓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輓並英國公張輔弟也軌尋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表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暉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求遠充軍蕭鏊商輅王偉等原籍為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諫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于肅愍行實曰英皇光復舊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假奮門迎復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大不殺股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構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乘機

金牌符
勅見存
禁中

以意款
二字附
會成徹

莫須有
之故智

于謙等
謀反故
縱者亦
斬

于謙以
不佩安
危宜虞
殺身忘
家之禍
枚後日

嗚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跡
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言前有及廷鞠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
不勝憤反覆力辨謙悅首不辨但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
等風旨乃以意款二字附會成獄蓋踵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 上猶豫
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于死地今日之事
為無名 上意遂決謙與文等皆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

謹按 都御史蕭維貞所撰獄詞謂文謙等欲行劫外藩謀反者律凌
酷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謀于謙等未必知石亨輩不過因謙為終
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私乃乘此機而陷之其謀
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
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
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恣意
妄為矣 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群議選將
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
危功在社稷而豈虞殺身忘家之禍于後自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
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乎難免矣程望墩謂于公之受
誣為主干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臣之
心腹

冒功陞

迎復
有功
名廢
其子

上皇不
忍除景
泰年號
而景泰
反為南
坡之固

以千古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二人石亨黨也一日亨引二人待於
文淵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事
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
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昌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今
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身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
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恭議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
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
許之 廢直子楨為翰林檢討濙子長孟為錦衣衛世襲鎮撫○二月朔
皇太后詰諭廢景泰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 皇太后
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廢 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除景泰
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禮如親
王諡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

心獨何

忍

九疇

二人皆

御介若

節之士

軒輓

却衣

不取

俸資之

外一毫

九疇

燕名

大派

寺丞廢其子。○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謫陝西驛丞廖廷環復前職尋陞

南京禮部侍郎。○出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京都察院召巡撫陝西副都

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輓為刑部尚

書輓九疇二人皆廉介若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召

用馬輓初為進士差往淮上催糧及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

被自裹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權監察御史獨振

水漿之聲召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破則

補之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百以采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親喪次日

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九疇初為兩淮鹽運使廉名大振嘗坐水榜下

童子曰水之清不知使君之清九疇河南鹿邑人○會試

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恭議兼待講官原為考試官取夏積

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教淳徐瓌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授

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

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謹按詞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大內非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職仍

舊○械前給事中謫成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

問也正械至引見時怪其出囊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劾于市○前

吏部尚書致任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告人曰詔語

天佑下民作之君又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

邑親識人皆知之及上復位鄉人意慮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訛

傳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謫官家居

與文淵子主事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稽巡撫

廣東時嘗薦黃竑及代竑草易儲之疏俱為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

肇

乃自

文淵

往俱獲釋焉。○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石亨姪恭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爾。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因此與張軌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為浙江石參政，尋除名為民。安置江夏石亨輩惡之也。○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贊於上。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置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竑為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成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汪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執以為不可。壇廢。

御史王竑為

吏部非

此人不可

翱雖老

任用益

篤故也

李賢言

汪妃之

貧不可

殉葬亦

發大倉賑

山東飢民

士風之所益

上疏慰

安皇太后

靈廟在東宮，意極感之，所以禮之甚恭。妃與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令護持，令整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正德初方卒。○山東饑，發太倉銀四萬兩賑之。○四月，詔慶土中有學費，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謹按：後來江西處士吳與弼得聘名錄，此成化以後薦奉始廢，專重科本為重。貢奉次之，薦奉不行矣。故有行盜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為文，俱肆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丘氏濬曰：我祖宗用人於科目，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不能故以此待之，使成盡所用而無遺也。近自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貢，途甚非祖宗之意也。臣愚願復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遺才，庶幾國家收得人之效矣。

上時景泰立已八個月矣，是時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玉入朝。

襄王瞻墻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命皇太子居攝太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成王，盡心輔政。章

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變後鮮朝矣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始一行之

袁王未朝上禮待甚隆

謹按雙魏黃氏瑜曰天順初王李謙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而後世子竟嗣王位始於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軌實為之 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要之襄王疏語實為至論惜謙文陳循輩見不及此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

追祀王振

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右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為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第宅沒入官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

如木為振形招鬼以莖

賤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莖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云○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吉祥家人占

御史敗言如此實為難得

奪民田心加禁約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

亨祥法近奪門之功

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使非感召天變

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

紳之禍不止於此

都御史耿九疇劾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

使非感召天變紳之禍不止於此

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會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

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丈京師震恐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忝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忝政御史盛顯等調知縣瑄鵬俱謫戍遼

東鐵嶺衛言路從此不通矣越一百上復置李賢為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貞輩亦欲逐其弊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縉紳之禍殆不止於此矣○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

石次橫曰其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後終自乎引疾懇乞致仕而歸

曹石容
橫曰甚
薛瑄見
幾而作

謹按

項綴錄云薛文清李行老成而因奏對誤
稱李士遂以朱寵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

六月命翰林脩撰岳正入閣典機務正剛正慷慨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

岳正
以正

上庶知其名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

許務白

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涇縣上曰又是北方人問浴何經曰書經

上曰是書經无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

小人在
內用事
笑人安
能久居
於朝

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兼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持

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

亨軌阻
用岳正

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見一好

人亨軌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

果稱賊
未為晚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

果稱賊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軌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矣○命通政司

此言有
綿裡藏
劍在

左丞議兼侍講呂原入內閣兼預機務原浙江秀水人○七月六日承天

有貞
敦謬

門災詔赦天下○復下徐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為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

朝政

叅政石亨輩猶慮其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以偽作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

捕有
貞于

給事中李秉彝名以貌類者持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

途

者甚急亨等因謀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跡上信之遂

有貞
臣也

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

劉廣衡
妙奏有
貞作撰

惡刑于庭拷掠頻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浩券續禹神功

制文竊
國弄權

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

之語

有自撰浩券露其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夫門火得赦刑部侍郎

士權有
氣節

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作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承希蹤神禹敢以定

策冒貪天功
大不敬無入臣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

齒為民後數年
曹石敗乃赦歸

士權泰州人博極群書善談論有氣節詞

時論士
權之義

有貞
負盟

金齒之
行亦天

岳正功
上以堯
舞為法

以秦
為戒

氣慷慨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京輩稱之使士權
稍怵于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友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

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焉

謹按

法河東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詐急嗜功利首倡南道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者賞以三品

取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曰為政自有体式盜賊責兵部

姦究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

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柱止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息

忽事自覺露則人情危懼愈求諂媚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救甚

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輒致仕輒以曹石恣橫侵官

考滿歸
家僅二
竹籠

賜軒輒金
幣致仕

翁正草
詔罪已

論鵬
瑄東
銀嶺
衛

石亨放
歸官軍
以市恩

稱疾狼心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

耶輒項首又問年未老耳可用乎輒項首以疾告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

綵帛遣之○適脩撰岳正廣東欽州同知時正數為 上言曹石勢大盛

慮有變且可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吾意告之正遂請旨諷令稍自斂戢

二人死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姦邪家蔽

辭極切直亨輩大怒遂有飛語指謂謗訕內批降遠州○調許彬南京禮

部侍郎尋復出為陝西叅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成廣西南丹衛先

是鵬瑄謫成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請曹石謝庶免後患鵬

瑄不從復謫成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

亨怡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

閣以為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惠有貞等皆被謫斥薦

其私人叅議廣祿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閣

中國有君

○八月革定襄伯郭登辭請益甘州初 上臨廣時也先以復 駕為名 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 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 駕其母 復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銜之故謫

謹按

于郭二公之言蓋權辭以沮交勇之謀抑亦社稷為重君為輕之意也所以得罪 英廟也與

岳正謫 成肅州

岳正 大胆

再敢 不敢

吳興弼 家存不

速岳正繫詔獄謫成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潮縣以母老留閩月其部 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 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成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 上 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太膽後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為民正 當隱藉 上語題起畫像曰岳正到好只是太膽惟 帝念哉必當看 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 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九月朔 命大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奏預機務時江西安福人景泰初 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用人必 審李賢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至文淵閣治事內閣 自三楊後出親擢者惟岳正與時為然○勅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 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 或無事亦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 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頗來 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 上覺其意故召 諭之 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何如賢以為可者即 用之不應者即不用○擢監察御史林鶉為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同判 官楊浩為順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為郡守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 諭燕勞及給鈔為道里費 **謹按** 此舉繩

李賢字子高 號汝原 晉州人 兩守太郡 擅政譽 任至刑部侍郎 為一時 宣廟之武也 鷄浙江太平人 兩守太郡 擅政譽 任至刑部侍郎 為一時

名臣楊浩即景泰中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執主之

罪者也後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愚觀

祖宗時用人惟視才賢不拘資格故楊浩以一監生再遷即至郡守終陝都憲以此人皆立志向上升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無九卿之權歲貢至府佐即以為過望矣志以在限才以志廢政以志損而欲望治難矣是故沮人向上之志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事功者亦資格也歷觀前代資格之拘也皆起於叔季我朝資格之拘也濫觴於成化而愈膠固牢不可破於今時

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軍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做張甯教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賁經書動道古禮亨慨

一本屬
下有志
近來
在基處
亨欲領
取之二
四字

十機兵石室食來首按

典弼儒者之高
此事本朝盛季
不之國
寶不之國
陳汝言
籍利道
誣之也
于謙有
廷之功
近之外
藩之誣

然曰吾薦之乃託賢代為晉奏即日之上數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明主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遂命行人聘焉○時廣西近邊上召李賢問曰如何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寶 上然之乃罷巡邊○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其怙勢亂法贖狼藉也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暮何得賂之無算即時 上怒甚色石亨等皆俛首自是 上漸悟謙亮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迥於外藩之誣

皇明通鑑卷之...

有貞
有金
齒之行

上始疑之，事定日以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嗾景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由於此矣。○太平侯張賜卒，賜初名軌，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自罪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關，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置先師像于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公座，之設惟東西兩亮相對，爾自是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之儀。彭時不可，曰：「且德間，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李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愠曰：「惡有若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筆盡武英諸殿大學士當

首謀殺謙

置先師像於文淵閣

惟東
西兩
亮相對

事久今
設何妨

朔望對
先師
行四拜
禮

何如？耶？蓋殿閣皆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只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上遣太監傅恭送銅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奏翰林院官行四拜禮。

續 戊寅天順二年

請皇太子
子出閣
讀書

二典
三讓

說命
誥命

正月上，皇太后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太后母太夫人董氏壽九十，兄第五人長孫繼宗，應會昌侯，以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授官。○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可定議，講讀等官請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大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以左都御史馬昂為兵部尚書。○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

僧徒不可如此

命脩大明一統志

雜流非可
翰林

翰林為之一清

泰間太監興安崇信佛教每二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檀自披剃二十已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勅內閣及翰林儒臣脩大明一統志先是宋樂中令夏元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脩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上復命李賢等再脩刊布焉○李賢自錄曰翰林實縉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徒無由而退因上欲將通志重脩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屈此托閣院達其意願補外取賢乃真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為之一清

謹按宋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聞委靡昏鈍之謂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名擅一時今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

世及然耶自是厥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為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省齋典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謂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昏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身牛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皆遣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召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狠狠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廢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

文臣巡撫十分狠狠

文臣巡撫十分狠狠

卷之八

此六處要人最急

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

居中調度賊可平

貪功妄殺行兵大戒

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南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豎在寧夏陝西布政蒯鈞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之終制不克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鎮守將頑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董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奏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皆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謹按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葉與中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叅議朱公英督察奸弊將范信以兵會勦大勝破狗利虜掠馳至橫廉間誣朱公力爭其非辜日遣問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以為功朱公力爭其非辜日遣問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慘愚謂貪功妄殺行兵大戒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賊八百擒斬數萬平民屠戮如宋泰末平類者不知其幾矣葉文莊當時頗被殺

佳好不祥

法之不行自犯

可謂王者不私

詔授共弼左春坊左諫

朝士皆驚異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其弟之息終不死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有貴友之恩澤朕終不死之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與弼既至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道之宜授官僚次日發王音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皆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且疏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如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

降之謗殆亦有由嗚呼火炎崑崙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猛如烈火古今師旅莫不皆然不獨斯一役也佳兵不祥是故聖人慎之是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

意特倫
三往而
後見

章懋
亞於
羅倫

卿士居
顯名臣

上留心
政務

親去
章奏

君稚不
可下移

番陽張公瑄也廣州志張瑄傳亦載此事尹譽齋瑄錄謂康高辭職
歸矜肆無復故態羅倫休官往見之辭拒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
倫怒投一詩詆之而去羅整齋欽順亦謂其季未有得而謂瑄所記
為非誣數公皆江西人其知許公論可親矣嗚呼世俗多徇名而愚此
紀務循名而責實所以予奪或至背馳固不止此一也知我罪我君
子嘗審之哉愚嘗因揚方震所錄理季各臣而并論之我朝理季之
士薛文清瑄陳克菴迂為最胡敬齋君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蓋
一峯楓山偏於退隱為高矣陳白沙獻章只一味禪會莊定山景只是
下個詩人與黃仲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曰
沙亦訛之陳荆夫只是箇猥小之士其季識比胡敬齋猶未及知言
士智忠鯁名臣不必顧于道季餘非未季所敢議矣楊方正錄所遺前
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室受整齋顧順皆當續入

時上留心政務而天下章奏一上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
且嚴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察之無非私意招權納賂賞其便殿屏人坐賢
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重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
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沸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
宜從容論之太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
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 上以為然○上丁日屏去

英宗與
矣論政

勢如
狼虎

李矣
不辭

怨

受監昭

左右謂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
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由批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
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在右近貴有諸
賢妄言者 上因昧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
指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以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
賢招死賢曰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敢隱弊而不言乎
若除此害死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
南而廣湖貴等處驍官盡取回物論騰沸以為不便李賢言於 上曰
驍人非我族類且古為中國患昔季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上曰吾亦悔之

十月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

受監昭
後三載曹吉祥反率
倚用此輩故監昭然

三海子皆元之舊也 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
兔不可以數計藉海子千餘守視自來歲時兔獐如此每獐
則海戶合圍縱騎共馳射於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毛畢集

英宗親
御弓矢

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

不許
擾害
州縣

從臣而歸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
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入訪之既許其出內臣以為一時之言未

內臣以為
獵所獲遣人
領進

必追訪出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歛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

其數候其
至各杖而黜之

○上丁日與李賢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

蔣冕
亂小人

及立策官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丁日命

諛亂
小人

冕選官人克用既選乃曰太后愛不必知朕曰不可冕復於太后處

諛說
珍行

曰上欲隱之及朕曰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諛說珍行自

張欽
佩征虜
副將軍

舌帝王所深惡著陛下絕之最是○虜酋李來寇延綏守將都督金事

張欽
佩征虜
副將軍

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時

諸番
相繼
入寇

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李來入寇神木縣欽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

諸番
相繼
入寇

衆既而北虜復入寇邊營欽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湖等處俘其將兒里

諸番
相繼
入寇

赤獲駝馬兵仗倍于柴溝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

諸番
相繼
入寇

部下哈刺所殺哈刺復為李來所殺諸虜酋自為雄長自相讎敵久之始

諸番
相繼
入寇

定於是李來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壽并涼西侵宣

四 巳卯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朝鮮及建州女真先是朝廷謀聞建州酋童山潛結朝鮮
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薦其

佟音

境上得朝鮮授重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使急往問之可伐其謀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

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事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擢

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李賢薦之也○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

死彪魁梧驍勇景泰中粗立邊功遷都督為大同遊擊夫順初以石亨故

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入奏保朝廷覺其有

異遣人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禁朝臣交通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上召李賢曰

群臣當慮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

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交

通之弊始息○又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亨貪心日甚賄賂公行強

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廝養勢焰燻灼天下寒心而

亨恬不知戒上于天象慧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蓋群陰圍蔽太陽

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自指揮章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

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

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虜將軍印

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

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緩命亨帥師禦之章先力勸亨成前謀亨

曰為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為之未晚也章先曰時者

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章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

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連坐於亨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

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

獄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謹按李氏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誠為可恨蓋在

京武官多出其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

群陰圍蔽太陽

亨恬不知戒

上于天象

慧星變日

暈數重數

月不息蓋

群陰圍蔽

太陽之象

也時亨門

下有瞽自

指揮章先

手出妖書

曰惟有石

人不動謂

天意有在

勸亨舉事

亨信之乃

與其黨盧

旺彥敬杜

清謀曰大

同人馬甲

天下我撫

之素厚今

石彪在彼

充遊擊將

軍異日命

彪代李文

掛鎮虜將

軍印北塞

紫荆關東

出山東據

臨清以絕

餉道則京

城可不戰

而疲遂議

以盧旺守

裏河一帶

是年春虜

寇延緩命

亨帥師禦

之章先力

勸亨成前

謀亨曰為

此事不難

天下各處

都司除代

未週待週

為之未晚

也章先曰

時者難得

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

不可復得

亨不聽章

先私罵曰

這厮不足

幹大事亨

師無功而

還已而石

彪事發連

坐於亨上

初念其功

累宥之惟

罷其兵權

命以本爵

歸第未幾

家人傳說

怨謗遂露

其不軌之

謀於是下

亨獄卒死

獄中其黨

皆坐死

謹按李氏

賢曰石亨

罪惡貫盈

當時若以

石彪鎮大

同誠為可

恨蓋在

京武官多

出其門下

而亨又握

兵權天下

精兵無如

大同稍有

變

大開之賄賂

不權貴

天倫人心無有不順

奪之一字非順

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患非英廟之剛明
果斷不能如此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
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室先投者先得美取無復
論才之賢否風俗太壞不可勝言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
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
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
得之自後得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入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
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
否係上人何如耳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奪門迎駕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不
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
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
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豈肯足惜未審置陛下于
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
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輩之非亦有數臣預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
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

招權納賂何由而得

誰為功老成者權依然任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于夫象而群小之計
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
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續庚辰天順四年

朝親行

美以貌不稱名

年富可此

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親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
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人賜以鈔幣仍賜宴於禮部命
太監牛玉及禮部王翽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使蕭暄為禮部尚書吏部
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為
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其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推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

國計所
關豈顧
松情

令昌報
近駕陛
官者有
首

諸王
出閣
請書

初順
廷對
第一

不可賢曰此人不可收者衆愈見其難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在此國計所
關豈顧松情不悅者遂召用之○二月令昌報近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
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各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
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
豫未决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昌報
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
奏請得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閣讀書上皇嗣六長皇太子次德
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會試舉人以學士呂原
尚寶少卿蕙學士柯潛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二月廷試賜
王一夔李永通鄭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有初順者廣東廣寧人
遂學問廷對當為第一以其姓名近御諫於德臚弗便也乃抑置第二
甲第二云○召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輅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

九疇軒
輅二人
廉正相
繼召用

勇酋大
李入寇

高陽
伯李

取當
其鋒

英宗親
閱將臣
騎射防
邊也

射以
三箭
為率

儲石亨既死上每念二人為入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焉○八月
虜酋李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
敢當其鋒已而虜衆有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
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上初謂此虜窮之不過在邊
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
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長部奏欲遣
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入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
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北虜既有所獲見我
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既而虜亦
引去○十月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指揮皆騎
射以三箭為率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鈔有差既而御馬監勇士亦如之
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云○命石會都

亨壽志
誰不蠅
聚其門

欽天
監失
於推
筭

隱蔽
天變

湯序下
獄降職

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
曾邀亨至直房同飲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
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
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為然敬得從輕坐○禮部右侍郎掌欽天
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
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不行救護上召大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
欽天監乃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
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其則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
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恪省而
序乃隱蔽如此豈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
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
崔恭為吏部右侍郎恭北直隸廣宗人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

崔恭
在兼
六年
感惠
大行

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免獄在萊六年威
惠大行遷湖廣右布政使巡撫蘇松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
謹按 菽園雜記天順中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規持法頗刻崑山縣
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訪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
大理寺評允無得方取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
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崔公果為平反之二十四
人皆復為民時又有提督李校歐御史者校髦士去留多不公按黜
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公秉不為理崔公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親
試之與其可者撤送入李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建按近日
以巡撫而能反正御史所行者絕鮮大理寺平反之擬共崔公之事其
識斷可謂超出尋常

正辛巳天順五年

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宗室中
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為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狂入
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一日上復說校尉行事亦多狂入且如行臨川
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達聞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往往依

錦衣指
揮行江
西弋陽
王敗倫
事

英宗與李美談
論府庫
錢糧
用如何
深為之慮

論功
爵不
一而
之俸隨

其所行不敢辦雖知其狂付之太息惟明達能辦之賢因言往時行事按
仇害入涉虛者治以重罪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
令鎮撫及法司辦其行者虛費○四月上謂李賢曰今府庫空糧所入
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闕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
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一千餘員者在京軍官有老弱殘疾者宜令部漸
調出外却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
如其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
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
券誓以求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
困窮而却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大明
一統志成凡九十卷○六月虜酋孛來寇邊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遠伯

吉祥
驕恣
漸起
異言
事竟
為御
史所
勅

吉祥
為謀
不軌
勢必
伏誅

孫鏗帥師禦之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
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
驍勇善戰結以恩惠收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在亨
事發昌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死上厭其驕恣稍
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昌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為
御史所劾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勸舊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
幽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鏗馬昂以是月初十日辭朝出師吉
祥遂令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也先
等乘機謀殺孫鏗等就擁兵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是日晚都指揮完
者亮請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
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犯闕直抵東西長安門殺錦衣衛指揮逮果并
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執王翱於東朝房時禁門

馬昂以精兵敗之

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

論功進賞

覺變不開欽等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比曉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鏗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逆擊
馬昂以精兵敗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鏗敗走斬之瑾為欽所殺
相拒至酉鉞以百餘騎突陣鏗發神臂弓射之斬鉞及鏗於是欽走入其
家溺井中伯顏也先從城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
等子御史檄皆伏誅藉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旌死節追封吳
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忠愍論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鏗進封懷
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亮為都督餘將士陞賞有
差○京師有賀三老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
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謀反凡姻親誅屠殆盡三老獲免○起前都
御史王竑參贊母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
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御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

布寬恤開言路

直言者有旌異之褒有賞勞之

聖帝明王惟恐不聞其失

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某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部尚書
蕭維禎 上曰此人嘗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
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恤開言路先是李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
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
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道之使言或設
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之以勸其言
然後臣下始有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失朝廷之闕失與夫天
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其奸邪是皆有益於國家之事於已無益
也不但於已無益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明王有見於此故惓惓
務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厲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
為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陷于不悟也 上曰此事吉祥石亨
張軌楊善輩實為之今可於詔書內開列先是從天順初御史張鵬楊瑄

之獄言政閉塞由是權奸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亟以為言故降此

賜兵部尚書馬昂及繡金麒麟服

詔言路始開○賜兵部尚書馬昂主簿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善祥嘗

殊錫馬昂

謂殊錫矣時謂昂相親有福如昔人所謂福時云○權吏部郎中萬祺為

法祿命

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

皇帝在南宮奏俟他求

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景泰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絲路

復辟與金黃筮占及徐有貞仰觀乾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

與金一神

權吏部驗封主事累進負外郎即中曹欽反執王勳李賢時祺在傍欽問

之對曰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論謂曰尊公碑文非李

上其李矣沒容論人才

公筆即公勿忘交欽俛首其兄鏗曰萬君言是也欽乃揖王李于公而退

劉榮披甲躍馬

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劉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

忠臣

畏縮逃避况其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

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

趙公忠又凜然

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賊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

衛涇破虜全師而还

及上曰固忠臣也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涇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為虜所圍涇提兵往救

全師而還○又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緩河套週迴三面阻黃河王

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東偏頭關西至靈夏鎮東西幾二

李皇朝明通紀卷之八十四

四七

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

國初虜道外通河

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道河外居漠北延緩無事正統以來漸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之築瞭望墩臺創緣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各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緩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便時止出沒遂為邊境劇厲之害矣○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

景泰初虜犯延緩不敢深入

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罷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何如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嘗時告戒先生豈知

按本朝
廟行化作
廟廟作

南城

五鼓初起拜天

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朝廟行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擇揀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 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焉

令生員四十以上者入監

祖宗朝行此令者以拔科目所遺不使年老備下不使天下有遺才之嘆也丘氏濬曰洪武求樂間入仕之途科舉有定額貢有常數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時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闕士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於科舉之外別開破徑遂致以才數倍於前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往往衰老於選調衰老之人昏昧消沮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

正壬午天順六年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壞大人供輸困極請

本古吉北...

一併去
謂去

此例一
作比土
聞作門

兵在外
可暫不
可久

暫在
軍馬
寬其
供給

且耕且
守是為
兵法

練鶚
易泥
像以
衣主

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為
壯久則為老且邊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
無休息之時今陝西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兵馬實其供
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札况今年不可耕種明年必乏
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此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
不致慢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召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
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允當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
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
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
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毀聖賢像為疑鶚曰此
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魯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
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於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

祀先聖
用未主
不以像
設

革子
古之
夷文

謚李
上呂
原為文
謚

王直
老年
時三
孤位

五月丙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九月四
日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
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謹按孤樹哀談王抑庵還政歸太和有嘆落花詩云最愛東園蕊何
進士入翰林為侍從三十餘年為冢宰十六年無一日不在罷榮之中
然則必如三楊之卒於位乃為不飄委耶抑尤致恨西楊之不與共
阿附之訛委靡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頃足於私室也嗚呼知足之義知
正之節尚誰望耶

李占台批此是月通記卷之二

之臣曰推舉...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以拯
借留民為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
奪服返任明年徵為大理寺卿陝人復赴闕借留時天子欲慰人乃有是
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令忠詞
馬謀扁

謹按正統末項毅襄以刑部員外遷從北征土木之敗為虜所執北去
步奔間道攀涯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腫族黎刺者百數而忠
不知也及考李文達及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從瀕死而還嗚呼
土木之役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
何其不為無定河邊骨耶

正癸未天順七年

正月以詹事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幾務文江西廬
陵人○二月會議場屋災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
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
念元元凡一切不使於民者采皆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之復命賢上

此民則有
上不恤
有聲

事上陳
矣疏十
實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陳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
罷江南所造殿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

李美
力爭
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不從只取前
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

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上
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內閣事
功稱三
楊一李

謹按廖氏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賜言敷奏者不同內閣事功
稱三揚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閣
應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祥亨

委任楊
李真為
方世法

罪惡二人諫之被黜有上人告之曰先主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
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披瀝而置左右責任教誡甚至敢不反心若子
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出
于表裏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
於諫官也若先朝委任楊李真可為萬世法

宣宗晚
年追悔
廢后
擢吏部左侍郎姚夔為禮部尚書○擢通政司叅議尹旻為吏部右侍郎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先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謚廢后

宣宗晚年追謚廢后

李守言曰此與皇明通鑑卷之...

事 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申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
太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明指揮教我扳指也

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得免

吾於二義士有取
謹按 魏槐黃氏瑜曰石亨初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
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為有
貞特天幸耳吾於二義士有取

巡撫大同會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為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

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名濟縣人時吏部舉可為巡撫者上

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如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

至陛見上復諭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謹按 王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創爵復起總制三邊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
曰此細故無用介意

燕耆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求

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自蓋亦
國之瑞云

謹按 崔銑曰年之貴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而不羸有
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顏夭而而壽者各值其變也

正甲申天順八年

正月上不豫既而太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

東宮即位百自成婚其二定后妃各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

殮器服書具命牛玉曰將去閣下者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

驚惶捧讀歎曰所言關大体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

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

謹按 披我朝自太祖以來皆以嬪妃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也英宗
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嗚呼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觀英
廟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中大徑庭何耶蓋英朝初以
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王振得以擅權誤國天下幾危及
北狩輸年而歸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暨復登
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於祖考其故如此此我

精明之治光於祖考

東宮即位
位頂日
成婚

勿以嬪
御殉葬

止殉
一事尤為
感德

此

祖成祖之教太子太孫必欲其周應農家以編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 萬世 聖子神孫宜深念之

二十二日 皇太子即位 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 皇太后生母

貴妃周氏為 皇太后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 東宮即命太監劉永

成夏時傳恭會 侯孫繼宗懷宗侯孫鏗尚書王翱年富馬昂內閣學士李

賢陳文彭時為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

日即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 周

娘娘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庶幾服天理順人

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 朝廷所以服天下正要正綱

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 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

子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

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

萬世罪人 不極言者為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太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為

兩宮同尊為宜 宜眾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且勸諭已蒙俞允矣

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上聖例加一字不然無分別

乃於錢太后 加慈懿之稱而貴妃只稱 皇太后焉翌日頒詔天下是

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

後賴 上孝事兩宮如一故委曲勸諭 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

學士錢溥嶽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參政溥松江華

亭人浮躁嗜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訪有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

薔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

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大監王倫者嘗受業

尋伴讀 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

邀文共飲有意味相役意

試番微露詩

李賢開端彭時極力繼其後

皆隱默不言

兩宮同尊為宜

萬世罪人

今日名分固在

朝廷要正綱常

宜尊遺詔是敬為皇太后

例

尊累朝

李賢 東筆

陳文 奪筆

門達任 情張威 大興

織 大興

袁彬 不念 旧惡

都御史吳 玠率師 討西番

東筆又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
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徵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行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壽
皇帝廟號 英宗○葬 裕陵○錦衣衛指揮明達有罪下獄謫成南丹
衛召袁復還舊職先是達當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
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
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請戍烟瘴達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
念舊惡時以為難○三月復前修撰岳正御使楊瑄張鵬等官○加李賢
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
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陸武羅瓊等及第出身有差○甘肅總兵官宣
城侯衛涇撫僉都御史兵探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
亂命涇等討之涇與探將中軍督討涼蘭董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二萬

張元禎 疏行三 年喪

遺詔 百日 外請 行禮

入風 飄瓦 拔木

王淵 疏上 五事

非保全 之福

五千入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駕爾中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
牛馬羊二萬有奇○翰林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
乞歸時禮部奉遺詔百曰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上言先王
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
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為不可伏望降敕待
來春行之亦不報○五月五日大風電飄瓦拔木壞郊壇○戶部尚書年
富稟謚恭定富鳳陽懷遠人為入剛正言不輕發庶靜寡慾遇事敢為臨
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為時推重云○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
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
內臣宜遵舊制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受之及其敗而罪之
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恥大臣與之結交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
因而囑托鬻爵賣官擅作威福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田宅其家

天下觀清
人義子來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
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官豎亦享悠久之福矣
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內侍之制
不及

謹按成周之制以冢宰關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官中宋人循周漢之
制亦以宦官制曆於丞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
他可知矣見鶴林玉露三代而下制置關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
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宋不侔我朝內侍之制過唐而不
及宋百餘年來中官之權極矣其言之者雖衆惜乎無以周宋之事而
悟宸

即登有
文武才

改兵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復定
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
兩割股作羹以進屢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為
之尤善吟咏有聯珠集行于世○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
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

富貴利
達泊如

不安其出處光明峻嶽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悛悛於復性嘗曰讀
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体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
買櫝
還珠

文清
絕糧

謹按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罷內閣滯中途絕糧致其子楓見為
其望其人以為羨談今文清高風
介節視之不猶居其右也耶

賜姪請官
金文綺室

巴定王
皇后王
氏以待

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
鈔○十月廢 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
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子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王徧徇已私朦朧奏
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
成命冊立王氏為 皇后明正牛王之罪免死謫南京○逮南京六部給
事中王徽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官時徽淵等以牛王罪重罰輕上
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王太不韙之罪四乞實于法

明正
牛王之
罪

重

科道交
竟論救

其露

之變

之禍

諸君

獨不

知

有

功

兼盛

屯種

種無如

葉文莊

因詆斥內閣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上皆逮下獄科道

交章論救命俱謫判官徽晉安州涇茂州餘皆遠州徽寺雖謫天下之

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或咎李賢不申救賢曰此事何可激也其露

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調會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塞盛堪入內閣李賢

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軍官田之法

懇由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疋其屯堡廢缺者力

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謹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

餘頃收租納銀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糧不在此數愚

按我朝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葉文莊

革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魏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陸非冒功者令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

請復于

謙其官

以雪幽

枉

取武戚

戾而不

濫

皇莊

之立

始此

皇莊

之害

如此

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平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

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其官以雪幽

枉上是之即令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

于是冒功者盡革其紛紛入懇者始息矣

謹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功陞職者被虜回遇駕奪馬

准褒祖宗朝之取武戚戾而不濫如此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國之功

也厥後萬安劉吉當國而汪直用事始冒濫不可勝言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官中莊田其地

原額一千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

頃皇莊之立始此

謹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救

十年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幾十倍莊田之害如此今但舉此一處

其他可知

孔子道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一孺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重所貴

大德重

孔子道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一孺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重所貴

不在封

盛顯其

人不可

犯而民

安

清官

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
 而輕重也議遂寢○權真定府東鹿縣知縣盛顯為邵武府知府顯常州
 無錫人初為御史以言右亨謫知東鹿縣豪士聞其名相戒曰是嘗劾石
 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變裨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
 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闕相率詣闕乞得顯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
 諭之以理即叩頭聽受不復辨隣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顯折之以
 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語邑介保真二府間四境之
 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目為清
 官店焉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李卓吾批點皇明正續通紀合併統宗景泰七卷

